

淮南子

劉安等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諸子百家叢書



諸子百家叢書

淮南子

高劉安等
誘編著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諸子百家叢書

淮 南 子

劉安等 編著 高 誘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7.625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7000

ISBN 7-5325-0618-5

—B·38 定價：3.35 元

出版說明

先秦兩漢魏晉的「諸子百家」之書，是中華傳統學術思想的一個源頭，各家所表達的思想理論，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其中不少著作，又被公認是優秀的散文作品，千百年傳頌不絕。現為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特選二十種，即：一、《老子》（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音義）；二、《莊子》（晋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三、《管子》（唐房玄齡注、明劉績增注）；四、《列子》（晋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五、《墨子》（清畢沅校）；六、《荀子》（唐楊倞注、清盧文弨、謝墉校）；七、《尸子》（清汪繼培輯）；八、《孫子》（宋吉天保集十家注、鄭友賢撰十家注遺說、清孫星衍等校）；九、《孔子集語》（清孫星衍纂輯）；十、《晏子春秋》（清孫星衍校並撰音義、黃以周撰校勘記）；十一、《呂氏春秋》（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十二、《賈誼新書》（清盧文弨校）；十三、《春秋繁露》（清趙曠明等據盧文弨校本等重校）；十四、《揚子法言》（晋李軌注、宋闕名音義）；十五、《文子續義》（元杜道堅續義）；十六、《商君書》（清嚴萬里校）；十七、《韓非子》（宋闕名注、清顧廣圻識誤）；十八、《淮南子》（漢高誘注、清莊達吉校）；十九、《文中子中說》（宋王逸注）；二十、《山海經》（晋郭璞傳、清畢

元校)，以校刻精善的浙江書局本為底本，正文加上斷句，分冊影印出版，以便選
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錄

叙目	六八
第一卷	一
原道訓	五
第二卷	一六
俶真訓	一六
第三卷	二六
天文訓	二六
第四卷	三九
墜形訓	三九
第五卷	四八
時則訓	四八
第六卷	一〇一
覽冥訓	一〇一
第七卷	一一〇
精神訓	六八
第八卷	七七
本經訓	七七
第九卷	八五
主術訓	八五
第十卷	一〇一
繆稱訓	一〇一
第十一卷	一一〇
齊俗訓	一一〇
第十二卷	一二三
道應訓	一二三
第十三卷	二二三
氾論訓	二二三
第十四卷	二三五

詮言訓 一五二

第十五卷

人間訓 一九一

第十九卷

一九一

兵略訓 一六〇

第十六卷

一六〇

說山訓 一七一

第十七卷

一七一

說林訓 一八三

第十八卷

一八三

脩務訓 二〇八

第二十卷

二〇八

泰族訓 二二八

第二十一卷

二二八

要略 二三三

二三三

敘目

武進莊達古校刊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不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云趙氏女此女字疑誤更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食其言之。呂后不肖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既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內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從蜀嚴道。云嚴道字通死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誇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童童。一升粟。飽達達。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云兄弟二人不相容作一尺布向上聞之曰。以我食其地邪。乃召四

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云離騷賦傳達按本傳作使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驚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訛異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誇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亾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都涙陽。

叙目

二

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餚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達吉按弁古十字人姓名會揖身喪。遂亾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叔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鹰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賢真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沂論訓

卷十四 証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歲甲辰。達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姑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摘其僥苟以示達吉。達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爲之敍曰。漢書淮南王傳。梅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編。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視之。而魏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編。淮

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華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瀆。歐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烈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蓺文志本向款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錄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次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亾其三篇。李淑娜

酈園志云。亾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准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考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實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敘文。卽是高誘。達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洞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間于此而不間于彼也。似真訓削刷注云。削。巧工鉤刀。刷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削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削。鉤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或亂如此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珠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

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爛矩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篆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鐵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又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灑而鑿于激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灑。鷄棲井幹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驥麟門而日月食。鱉魚死而彗星出云。駢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塙塞江云。塙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釣射鵠鵠。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是足證其

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鱗。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鱗。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遠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欽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亾于天下。而遠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逵吉撰。

淮南子卷一

武進莊氏校本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屑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哉古二皇。得道之炳。立於中央。皇天之神農也。括說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雷聲雨降。竝應無窮。躬已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電入言其疾也。釣旋轂。周而復而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形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所爲爲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爲爲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無所好憎也。無矜有萬不同。而便於性。便性者不欲也。神託不自信也。而優柔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而和陰陽。地總合也。其德優天於秋毫之末。眇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喻天。地育萬物。羣生也有長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蒙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角。胎生也。角也。鷹角也。卵形不順。鳥卵不戴。戴不成卵。曰。卵形不成。鳥曰。鷹。言無子。甲子胎天。卵形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嫁。婦日。嫁也。孤寡虹蜺不出。誠天死。

也屬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也。淪入也。開廟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馬丙之御。其耐如此。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鋸。不能與之爭先。勁強也。策並也。末世之御言不能與道也。謂請消息之消續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可通也。謂請消息之消續志舒節。以馳大區。謂天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喻體道。大丈夫者也。造化天地。一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可通也。謂請消息之消續志舒節。以馳大區。謂天也。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埽塵。雨師舉星風伯箕星月麗于畢仲湧蒼矣。揚沙電以爲鞭策。電激氣也。故雷以爲車輪。雷轉氣也。故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劉覽偏照復守。偏照謂劉覽讀書。讀書謂翟氏之翟。劉覽偏照。復守吉。按詩彼翟之子。翟康成以爲卽劉字。故劉讀爲翟。猶方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第以成萬物。無是故疾而不攝。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培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而推之。推求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亦

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者。該巧備也。鏡水不施巧備之形。人之形是故響。不好聽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達吉按古無影字。故用景叫呼。彷彿默然自得。呼彷彿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欲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清淨。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日。天身也不以人開利欲之事。易其身也。人體外貌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體外貌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氣。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驛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驛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備也。萬物之至。騰翔飛躍。而不失其數。各應其度。不矢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言民戴仰天下歸之。蓋而愛之也。又說飛揚呼其上。何媚也。射者。抒烏號之弓。抒張也。弓名數術也。大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羈。雖有鉤簎芒距。距仄也。讀臣芳領。加之以詹何。嫋嫋之數。猶不能與綱罟爭得也。何媚也。射者。抒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鑄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

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達吉按司馬相如子盧賦注。憲勸說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罔也。詩云。施罟虞藻。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蠅蠅捕蚕。不足以禁蠹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蠅匡上走窮穴。適能禽一鼠也。蠅蠅蠅也。跳行舒退捕蚕也。八尺曰大蠅。作三切之蠅。諸夷背之。海外有狡心。世孫禹之父夏鯀。作三切之蠅。諸夷背之。海外有狡心。世孫禹之父也。八尺曰大蠅。作三切之蠅。諸夷背之。海外有狡心。世孫禹之父也。八尺曰大蠅。作三切之蠅。諸夷背之。海外有狡心。世孫禹之父也。乃壞城平地。收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因夷海外也。職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中外賓服。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胸中。則純白不疑。神德不全。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裕也。讀禡崇之崇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是故革化。伊尹名摯。郭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欲害之心亡。堅則兵利。城成則衛生。言攻戰之備。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

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入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入風八卦之風管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縣之子名文。禹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興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蹻實而走。蹻讀倨地之形。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華根也。今夫徒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也。故橘樹之勢也。睽讀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令日清風至則穀雨是也。育羽者姪伏。毛者孕育。卵也。孕者懷胎。育草木榮華。鳥歛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秋風下霜。倒生挫傷。倒生挂傷者。影落也。鴈鴨搏鬪。

昆蟲蟻藏。益讀什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株。連吉也。散傳也。蓐陳草復生也。一日族也。皆轉相訓。字摩故注。敢音側。鷄切。古故聚同聲。聚木即散木也。禽獸有羌。羌暮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猶羌于越生葛絲。于吳也。繩各生所惡。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堵。九疑山名也在蒼。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鯀。被翦也。梧虞也。人身刻畫其體內。點其中爲蛟龍之短捲。不捲以便涉游。短袂捲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因之因水之直。鴈門之北。狹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粥而已。北狄。無車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鷄鴨不過濟。見于昭陵春秋傳。日鷄鴨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稱。渡淺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

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昧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行也。遊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短。言蟬蛻不驚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達吉按天竺卽身毒，故天有身義。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請云不謬不故曰不謀而當，知順天之則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篇書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中傷也好爲情欲之害事者，未嘗不中。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事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其工以水行農間者也，非堯時其工也不周。山昆崙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崩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者，帝顓黃之曾孫，遂潛于淵。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者，帝顓黃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越王，翦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己。已止也，翦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申。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

聖治爲也雖聖不得爲
聖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境以封壤肥饒相議歷山在汝陰城陽也一曰汝南歷城山也境堦讀人之境相境堦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子漁瀨告語端濶水淺流急魚之處也曲隈崖當岸委曲深潭回流餽魚之處潭諸萬車之際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指麾不妄有所規督也執乞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有神王天下之志也是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葦葦窮奇鈍之等理治也羽苗南方羽國之民窮奇鈍之等理治也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生而移風易俗養其雅心行者平徒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惟慎在北方遠也法度刑罰傳曰肅慎燕毫北土也惟神化爲能然也徒裸國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假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爲也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百事有所出宜也

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或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字說文解字云詰訓。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强大無不勝也。故言也是。故與詰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强大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合。當合故也。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貴者王侯伯叔孤寡不設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大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眾。蓋吉訓而爲能。易眇能視。跋能見。所謂其事强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麌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也。鄉方。強勝不若已。能善也。言柔之爲堅。也。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爲小也。道家所貴。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己者。其力不能。柔弱勝也。己者能弱。而堅則裂。故是也。敵盡堅則裂。是以火論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謂也。革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幹質而堅。

強者死之徒也。徒眾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首發眉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湊猶言行止也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日以月悔也。積前之非至月則悔。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日悔昨也。上高。則後者舉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躉之。楚人蹠蹠爲隋蹠者也。音展非展也。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堅履也。音履者也。車系或言跋蹟之蹠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射者之準執也。遠吉按準古猶鈞之與刃。刃犯難而作鳴說文解字。鳴泉讀若君準。鈞之與刃。刃犯難而鉛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鈞矛戈之鏃也。鏃若在前。故犯難歸在後。故以無患者。故曰其託于後位也。遠吉曰。犯難也。追吉者前其難。追不載者前其難。追吉曰。鑄平底曰。鑄方言。鑄謂之鋒。鑄基曰。鑄或名鑄。說文解字。鑄秘下銅也。鑄秘下銅鑄也。知鑄即鑄。蓋刃鏃而鑄鏃。故稱鑄若。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頓然則停。停爲鑄。此俗周調也。數衡也。髮動也。凝結而不流。底讀曰底。如脂凝。貫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衡也。合也。流行也。能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弗能避也。爲鋒刃也。以喻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夫執道理以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變不必待于也。夫執道理以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變不必待于也。